四庫全書

史部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四

寧宗

嘉定七年甲戌春正月丁卯朔何九齡襲秦州大敗

先是元年冬金主璟卒衛王允濟立允濟嘗使塔坦因不為特穆津所禮憤之及允濟立特穆津始叛四年秋朝廷遣余嶸北使賀所謂萬秋節者而燕京已為塔坦所逼不暇延使者嶸至涿州而還去秋允濟

爲其臣赫舍哩執中所弑璟之庶兄豐王珣代立董居誼爲賀生辰使至沃州而還繼而賀登位使真德秀正旦使李𡌴繼抵盱眙皆不克進諜者言方有内難議論紛然朝廷聞之以御札賜大使安丙及王大才令益謹守備毋啓邊釁有廸功郎提舉皂郊博易舖務兼大使司簽廳何九齡者廣安甯爵人也遽結忠義人謀取秦州未發前八日金人先知以檄至秦州詰問丙寅除夕九齡遂率沔州中軍統制强德等

以所部夜襲秦州是月朔旦敗焉

甲戌塔坦遣人至邊

是夜三鼓濠州鍾離縣北岸吳團鋪有三騎渡淮而南水陸廵檢梁實問所由三人者出文書一囊絹畫地圖一册云是塔坦王子青吉斯遣來納地請兵翌日守臣勀用統領李興等以本州不奉朝㫖不敢受諭遣之又翌日遇諸廟堈即以筏送之而去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案安兒乃李全之婦兄）見金人政亂

起兵叛之踐蹂山東数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塔坦既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徇山東地諸盜往往應之塔兵至濟南遣三十七騎護三人者以來又以三百兵送之過邳州奪舟渡河而西既爲濠州所却路絶不得歸匿虹縣之白鹿湖中後三日縣遣人捕送泗州或謂三人者其一則塔坦通事其一則所掠金人莫州同知其一則漢兒也因戒邊吏後有似此者即驅去之違者從軍法且上其事于朝時特穆津實

已强大然但居其故地而於燕雲置行省命其大臣
薩木哈領之所謂太師國王者也其大將曰哈布爾
云

丁丑雷

章良能薨

壬午王大才斬何九齡
大才爲沔州都統制以九齡啓邊釁斬之梟首境上
大才初爲利州統領劉德秀薦之陞差額外統制其

兄大節爲副帥以嫌移金州未上大節免金州都統制彭輅即檄大才還任吳曦以其既去却之大才懇吳之賓客爲言曦曰是人固才然陞差自制司是侵軍政也卒不許嘉泰四年春宇文紹節言其堪充將帥遂擢知安豐軍以至大將安丙之爲大使也大才以嘗權招撫使不欲講揩堺之禮大使不從大才以爲憾會九齡以襲秦州喪師大才執九齡及諸將等七人斬之以其事聞于朝且檄報鳳翔都統使仍關

牒川陜四路監帥司又遣人往廣安捕九齡之子世昌亦斬之會大使司奏大才圖爲宣撫使設意傾陷今邉報不一或有緩急必致悞事二月甲寅詔大才特降一官

乙未黎州蠻卜籠十二骨降

卜籠者青羌部族也性殘忍多器械專仰刦掠爲生所謂十二骨者乃十二種也

三月丁卯安丙同知樞密院事

令日下起發赴院治事四川制置大使司結局
董居誼爲四川制置使
以成都路安撫使除令疾速前去之任以知潼川府
劉甲除利路安撫使時暫權制置司職事限一日起
發皆未受命也會大使司遣使臣李大亨王顒往皂
郊逮大才所遣秦州打話人赴興元問狀已巳過沔
州市大才執大亨斬之縱顒歸報後二日辛未乃以
悖語至大使司云武功大夫福州觀察使充沔州駐

劉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沔州王大才令具相公不顧法令非理劉下大才事目開具下項一入謀大才與金人同謀不軌一入謀大才與金人私通書信一入謀大才於廣安軍殺何九齡之子世昌一入謀大才將兵刼掠到銀七十三鋌金一百五兩已納在大才宅庫一興元都統李太尉家與大才下書虞候孫儀言說稱相公已刷差下二三百人要得親來沔州將大才殺害一相公日來不時遣使强横小人以追

人爲名前來門首厲聲叫閙呼來庭下將大才百端
褻瀆靡所不言此何理耶未有敗壞朝廷紀綱法令
端自相公爲始伏乞鈞照右大才照得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非人臣可得而專不謂相公同何九齡擅開
兵端引惹邊事關繫國家利害至重而又不遵宸翰
約束其所賜御札詔墨未乾輙敢反亂朝廷何所不
爲所有何九齡已從條法誅斬了當獨相公未蒙朝
廷施行如何反將忠臣義士入諜以不赦之罪公然

形於紙筆以快私意天下恐無此理可見相公包藏
禍心欺罔君父蔑視朝廷不恤人言略無忌憚未審
相公端用幾日前來泗州作亂乞賜明文行下容大
才道左祗候公驂謹具申制置相公敢望鈞慈憫念
朝廷勿以天日萬里以爲可欺況惡業貫盈恐造物
不與善後特未可保伏乞鈞照開正識眼曲賜看詳
癸酉大使得之即疏辯申朝廷且檄四路帥臣監司
委官究實丙子董居誼至石首縣被制置使之命辛

夘借用潼川府觀察使印交割制置司職事徑之與元四月癸丑安同知發興元申乞以劉賣鹽井錢三十萬緡充公路喝犒諸軍之用不待報遂行至近畿乃有潭州之命大才貪庸凶悖制置使既不得其柄反倚重馬失朝廷臨遣之意矣

庚辰金人來督二年歲幣

戊子來止賀正旦使

壬辰詔利路安撫節制本路軍馬

如兩淮安撫之制

夏四月癸卯蠲福建納鹽

恤沿海諸州貧民也

癸丑馬櫍襲殺虛恨蠻庫崖等

甲戌春正月卭部川蠻人逮囙至羅忽寨言虛恨蠻人有歸順之意提刑司遣從政郎權本司簽廳封壽源巴西縣主簿李時開往中鎮寨隨宜應接於是虛恨都王遣其徒庫崖來打話庫崖以馬櫍嘗殺北二

也疑之欲得其子弟爲質櫍難之已而大渡河監渡官劉如真遣其子與親屬共三人入蠻爲質庫崖乃來四月辛亥渡河至北岸庫崖欲得十二年歲犒凡爲絹二千四百匹鹽茶四千七百斤銀百兩鐵釜二百牲酒之屬不與馬又欲得都王每三年轉官告命金帶紫袍銅印之屬及北二等三十一人骨價先是櫍之上世有田在寨之南北岸歲収租四千餘石後有旨以其田贍邉世選馬氏一人爲寨將佃戸爲土

丁防守邉面所謂歲犒者例以邉租七百石市之自
比二死蠻人不出租税悉爲櫍所私至是度無以償
乃好詞紿蠻人歸諭都王因其出塞遣土丁二百襲
之癸丑旦至牛渡遇諸蠻即縱兵掩殺庫崖與其徒
三十六人皆死土兵被殺者七人傷者又數十人蠻
人大怒取質子三人刳裂之議者因欲以殺蠻爲功
伯昌不可五月丙子以櫍屬吏櫍令其家丁百數詣
提刑司訟寃僚吏多請釋之伯昌不從卒正其罪獄

成檦坐私用邊租及他罪計贓當死伯昌上于朝有旨制置司酌情行遣制置司尋奏奪檦官羈管大寧監其年十月也於是籍土丁之壯健者二千人月廩之俾守諸寨歲費錢二萬四千緡蠻人聞檦以罪去怨怒稍解既又知邊頭有備憚之自是不復輕抄掠矣

辛酉核軍實

詔三衙江上四川諸軍具士馬實數以聞

五月丁丑太白經天

乙酉親試舉人

賜禮部進士奏名袁甫等五百四人及第出身有差

壬辰命修祿令

有司考課祿之制裒類成書以爲法式

六月旱

辛丑命諸路州軍禱雨甲辰詔諸路監司守令速決

滯訟丙午蠲兩浙路諸州贓賞錢壬子釋大理三衙

及兩浙路杖以下囚

丁巳置嘉定府邊丁

二千人以備蠻命制置安撫諸司給其貲

秋七月甲子朔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

乙亥金人告遷于南京

自貞祐元年冬本朝嘉定六年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塔坦

凡破金九十餘郡所破無不殘滅兩河山東數千里

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邱墟矣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二月塔坦復還燕京糧乏軍民餓死者十四五金主珣遣人議和特穆津欲得其公主及護駕將軍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繡衣三千裁御馬三千匹金銀珠玉等甚衆又請左丞相完顏福興爲質珣皆從之特穆津遣人來選女時公主見在者七人惟允濟少女小姐姐最秀

惠遂以予之又令珣鄉其國遥拜珣不敢拒又以薩木哈圍燕之久未嘗擄掠欲得犒軍金帛珣亦從之塔坦遂歸居庸關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陋隘守兵數萬欲俟金兵歸而擊之而完顔福興在軍中傳金主命已與塔坦議和不許擅出兵於是無敢動者塔坦過關取所掠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遂引歸是年三月也河南路統軍布薩奇勤者奏乞徙都開封珣從之命參知政事胥鼎爲沿路排頓

使其姪霍王從彜者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珣曰燕京乏糧不能應辦朝廷百官諸軍今暫往南京俟一二年間糧儲豐足復歸未晩也從彜乞自督運珣不從從彜憂憤成疾而死五月甲戌也壬午金主發燕京出麗澤門自涿保州中山府而南至真定留幾月復自大名路由新衛州渡河以至開封肆赦境内塔坦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講和爲欵我之

計耳秋八月復引兵攻中原燕京之糺軍叛與塔坦共圍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至開封索犒軍金銀等珣皆予之

庚寅真德秀請絶金人歲幣

略云竊聞女真以塔坦侵陵徙都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葢塔坦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絶黄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

爲戰場矣使塔坦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敵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敵之未亡而姑爲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詢羣策収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

用之於女真强敵更生則施之於强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强敵驟興不能爲我患陛下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媮雖弱敵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爲知道聞滄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敢僭爲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

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隨不可伐宫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爲多士然漢儒所謂骨鯁耆艾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既難其人間者意見小異則已成枘鑿論議小激則日以譸張豈以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攻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奸萌立談以斷大事不以利害爲遷就不以招麾爲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爲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

毋間同異毋徇愛憎則鼎吕之勢成金湯之守固折衝厭難孰大於斯臣固曰用忠賢爲自立之本也昔勾踐之棲于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内則修令寛刑賑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外則修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饑勞之殃凡可以報吴者無不爲而非可以報吴者不暇爲也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宫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也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讎而秦

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沮鑠士氣今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頓敝而不修士大夫狃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爲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兵馬踐於中原烽烟接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顓行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之役姑輟焉可也簿書期會之士整理有緒矣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

陛下日旰視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句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爲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羣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絶北爲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朝熈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

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時司馬光爲相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高宗中興内外尤爲倥偬然無一事不采人言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紹興初年嘗議便民弭盜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兵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爲神顧以廣謀從衆爲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頒明詔以敵從而南寢迫吾

國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按爲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命諸大夫各以情告無阿孤者勾踐之所以霸諸侯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巳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陛下以勾踐爲心大臣以武侯爲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集羣策爲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却人心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常察近日人心之舒戚乎向者獘法新改令出加嚴雖大爲防禁以示

民非欲峻刑名而繩下而刺舉之官承迎過當奏劾
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追褫者未聞牽復之期貶竄
者尚隔惟新之望縉紳之論疇不嗟咨臣願明敕有
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收士大夫之心厥令州郡
監司莫非才選然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
意多以理財自詭則征利密於秋毫以行令自媒則
用刑深於刺骨夫我朝立國本尚寬仁以此毒民懼
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意洗滌瘡

瘐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惟器與名當靳而予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靳則勞能者觖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微文雖懲僞所以別真而矯枉亦虞過正今邊候孔棘正牢籠武勇之秋臣謂荆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爲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茍非妄冒者悉與隨次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隷

分塡而議者以廩給爲憂急於汰遣方其例予緡錢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媮快一時旹用旣空束手無策强者遁藏山澤伺時而爲奸懦者丐乞道塗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效死緩則委棄弗圖後復使人疇昔用命今宜擇其壯健收寘戎行非惟增壯軍容潜弭奸慝亦以收忠義之心自丙寅之役淮民流離有司賑䘏失時死亡略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絶稀比聞州縣科役頻繁田賦雖蠲雜課仍

重民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閱資糧令其自
齎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朝廷深念保障之重多
方優卹俾獲蘇醒以收邊甿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
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既襁負而來焉有可拒之
理竊聞疆吏便文塞責至以鋒鏑驅之既絕其向生
之塗是激其等死之忿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内附
者自涅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
不受歸北不可獸窮則搏勢有必然臣恐欲以此靖

邊祇以擾邊將以無事適爲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爲之敺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爲吾之鸇獺也其忍不爲茂林深淵以受之邪羊祜祖逖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人悅服晉土復歸況堂堂巨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既我附士

將馬歸恢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
収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
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内有以
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鄰國之民則以守則固以戰
則克矣臣故曰収衆心爲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
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戍虛籍不塡老弱
涸毅教閲廢弛衣廩朘削憔悴無聊剽淮所恃者義
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繹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

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艦而繪畫圖冊徒事美觀而未嘗習以凌波破浪之技儻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掊斂成風而士卒之怨弗卹忌刻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挑於奔北而咸望不足服人或相與水火而用心莫能叶一公朝苞苴之路絶而別通交結之塗田宅子女之欲盈而外竊廉潔之譽儻非博采衆言精加蒐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爲欲保江當葺理荆襄以爲

家計夫荆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葢軍國所資莫如鹽筴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野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鬬每易視敵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爲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泰和之後東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設捍防闢空曠者未嘗不

留聖心竊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機自立繼孝宗所欲爲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于玆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竒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絶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浙震矣淮西要害在渦頴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

安豐城則庳薄池則堙狹兵則單虛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捍則敵始不得以犯合淝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他徑可由而吾以廬和當前濠壽斷後彼有腹背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限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淝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邾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

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爲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戸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闖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壖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翅什百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爲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荆渚皆付以

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収成功今江陵建鄴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内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朝有請輙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藉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幕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吴蜀任二臣故事則淮襄之家計可成而朝廷之憂顧

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挐我幸無事但求鎮靜焉用張皇臣竊以爲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勍敵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奸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令不於斯時大有所振立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啟桀心當是時也不知安邊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厭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蒙蔽爲甚昔范仲淹嘗謂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朝廷若以張皇爲戒臣下希旨雖

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惡張皇乃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漸不過如斯盛明之朝可不鑒此

是月夏人來議夾攻

不報 夏國左樞密使吐蕃路都招討使萬慶義勇者令蕃僧戬巴本布賫蠟書二丸至西和州之宕昌寨欲與本朝合從犄角恢復故疆蕃兵總管傅翊得而上之時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敵訊中絶

八月癸巳朔罷關外四州所增方田税

癸卯復建宗學

改教授爲博士又置宗學諭一員九年十二月詔並隸宗正寺博士在太常博士之下諭在國子正之上俸給人從賞典依國子博士及正體例生員以百人爲額於是宗室疏遠者皆得就學彬彬可觀矣　旋有旨復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

金人復來督歲幣

乙巳太白經天

禁州縣沮壞義役

戊申以安丙知潭州

先是六月癸丑安同知自廣安順水赴行在至近畿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癸丑安同知行至廣德軍得邸報丁巳還次黄池鎮被新除之命上疏力辭優詔不允乃遣官賫結局進册赴行在葢自開禧三年二月乙亥晦曦誅安公權宣撫使至今年四月癸丑制置大使司結罷凡二千六百有一旬有八日云於是

制置使還成都而興元帥臣兼節制御前軍馬

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太白晝見

癸亥雷

乙亥高宗經武要略成

史彌遠等上進

久雨

丙戌釋大理三衙臨安府杖以下囚庚寅釋兩浙路

杖以下囚除茶鹽賞錢十月朔出内帑錢賑臨安府
貧民
冬十月戊戌廢邛州嘉定監
十二月復罷同安監鑄錢
丁巳復四川辭見制
命四川監司及大郡知州辭見如舊制
十一月辛酉朔聶子述使金
賀正旦也刑部侍郎劉爚等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

不可不報

丙戌賑浙東災傷

命監司覈災傷州縣蠲放之數發常平米賑之

是月真德秀言五事

德秀除秘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朝辭奏

事其一有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

仇讎怨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

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有勢可以

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時狄强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時之怨非百世之讎含垢包荒義未爲失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没於劉聰元帝間關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内難復興故終其身未遑北討然一介行李未嘗往聘北廷成帝時石勒來修好詔焚其

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辱
舉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
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亦至吳之稻蟹不遺種矣而
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于黃池勾踐得以乘閒舉
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也晉孝
武時苻堅聚百萬之師志吞吳會賴謝玄等大破之
淮淝堅既狼狽西歸其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于鄴
使晉之君臣有志經略乘機席卷殆不其難而謝玄

方且從丕之請遣兵以救其窮餽米以濟其饑舍苻氏之深讎與慕容而為敵未幾劉牢之等為垂所敗秦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值其方强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人令天亡敵人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塔坦羣盜四面交攻無異苻秦之季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為之會乎臣常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

練兵選將直擣巢穴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内固吾圉止使留幣外絶敵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鑒其宴安江左之失此中策也以救灾恤鄰之常禮施之於茹肝涉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助苻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强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阽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顧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

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大邦方地千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敵之費而勵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彼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奸臣迎合之言援餘孽於將亡置世讎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沮氣解體而邊徼羌蠻亦將有輕中國之心萬一貽書誚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重於絕敵者畏召怨而啟釁也然能不召怨於金人而不能不啟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

故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其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塔坦者類曰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東之盜亦曰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苻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强况今中原士民倀倀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茍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乃者僞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邉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

之虚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覦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敵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䧟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静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邉臣喜為迎合或曰塔坦許和矣或曰羣盗聽命矣或曰還燕有日矣誠使敵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巨宋初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為安是猶以朽壤為垣

而望其能勦盜賊也臣願陛下勵自强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金存爲喜毋以金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其四曰尊誤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諶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嘗曰某星躔其舍則其業昌某神居其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兵偃歲豐民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數術者猥曰天福太乙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治亂興衰

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邉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説或以天福足恃爲言夫漢之肇造以寛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矧乾象告懲適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説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臣聞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隔不可以爲人公論

堙欝不可以爲國祖宗緐時用人立政一揆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悅服天下順治熈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論也王安石違而咈之終以誤國紹興之際以和議爲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僻而娭之遺患至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爲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衛之君臣也往者佹冐弄權以威罰箝天下之口浸淫

既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無敢言其效蓋可覩矣使侂胄能虚心平聽不以先入爲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用兵之禍已無戮辱之殃豈不美哉閒者使命之出外議譁然從臣爭之館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之或者未必不以爲紛紛多事臣獨曰此數十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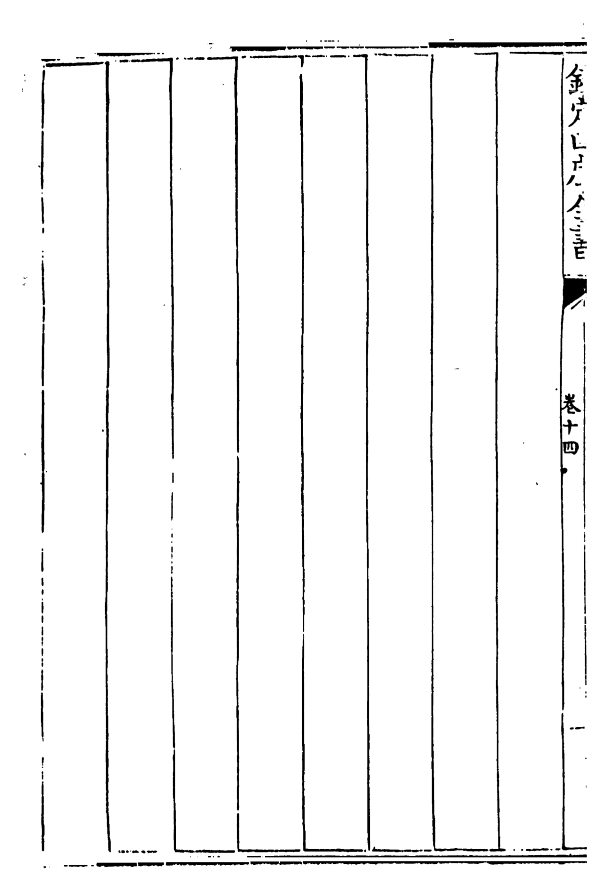
庶人之賤一家之陪隸父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盖一家之事休戚實同凡其次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義何以異此而自昔惡聞正論者往往加以歸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名務爲緘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爲國計何負於君父而顧嫉之邪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

者為沮事為邀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繫分故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煩天聽之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惟陛下亮臣愚忠

是歲黎州蠻蓄卜始降

青羌卜籠既降守臣袁枘知蓄卜勢孤乃令安静寨總轄杜軫諭之出漢蓄卜疑漢人殺之有卭部川都王之弟部勒者與之謀遣漢人入番為質蓄卜乃來

從者凡三百餘人枏與通判州事周壎聚廳受其降蓄卜膝行而前抱枏之足枏以錢帛厚犒之蓄卜留州城十日將渡河乃送還漢人十一而去枏言于朝得報下制置司利東安撫司各常切措置鎮撫務令邊界安靜毋或引惹生事自蓄卜犯邊至此更七年而後定云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秦　澐

謄錄貢生臣王景倫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五

寧宗

嘉定八年乙亥春正月辛未估籍贓吏家

故淮南轉運判官施宿犯贓追奪官爵仍籍其家

詔舉將材

侍從兩省臺諫各舉三人

戊子申嚴金翠禁

二月丙午雷孝友罷

壬子蠲逋負米

平江等五郡凡蠲萬三千石有奇貸其繫囚

巳未雨土

三月辛酉詔舉廉吏

大郡歲舉二人小郡一人

旱

乙亥命諸路州縣禱雨丙子蠲臨安府茶鹽賞錢釋

兩浙諸州繫囚丙戌釋江淮闕雨州縣杖以下囚四
月乙未幸太乙宮明慶寺禱雨辛丑避殿減膳壬寅
禱雨於天地宗廟社稷癸卯詔中外臣民直言時政
得失甲辰史彌遠等請罷政不許乙巳德音降行在
及諸路雜犯死罪囚釋杖以下
辛巳配何致
致於開禧元年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兩為言者
所攻罷歸本貫至是坐妄造事端熒惑衆聽配廣州

守城

五月辛酉塔坦破燕京

去年塔坦圍燕京是春金國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塔軍不戰而潰大名之兵八千至固安亦潰散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涿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塔兵戰凡二日糧絶而敗自是内外不通至是燕京破都元帥完顔福興自剄死山東羣盜大起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也金主璟泰和間殺人亡命為盜於太

行有衆千餘璟招降之貸死流於上京及塔坦入寇

金人命為副統軍令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軍敗而

竄往山東聚衆金人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為

舟師所殺又有郝八者名儀以貞祐二年春本朝嘉定七年

據山東叛僭號大齊改元順天金人遣花帽軍生擒

之磔於開封又有劉二祖者亦名盜也其女名劉小

姐亦聚衆數萬皆為花帽軍所破花帽軍者金户部

令史蔚州人郭忠率山後軍民擊塔坦逐之金人後

名其軍為花帽軍云

辛未雨

辛巳避殿減膳癸未復命有司禱雨　乙酉出米六萬石賑糶臨安府貧民　六月丙辰詔兩浙江淮路諭民雜種粟麥麻豆有司毋收其賦田主毋責其租

丙子出米三十萬石賑糶江東饑民

己卯命利路招刺忠義人

甲申詔贓吏毋減年參選

著為令

秋七月庚申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

六部架閣者崇寧間始置迄宣和再置三省紹興三年立六部架閣庫十五年復置官四人主管官號掌故例為刪修學官之選至是又置於三省密院焉

辛酉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簽書樞密院事

壬戌立楊巨源廟

旌誅吳曦之勞也命四川立廟賜名褒忠

戊辰蠲民賦

兩淮諸州毋納今年秋税其極邊五州併明年夏税悉蠲之　癸酉蠲臨安紹興府貧民夏税　甲申詔職田蠲放如民違者坐之　丁亥權罷旱傷州縣比較賞罰

八月己丑賜張栻謚

曰宣

庚子申嚴宗子訓名法

己酉禁州縣遏糴

是月蘭州盜程彦暉求内附

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却之

九月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赦天下

乙未命六部類赦書寛卹事

乙亥申嚴浙西圍田禁

甲申罷四川試法科

是秋塔坦破潼關

初塔坦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槍相鎖連接為橋以渡於是潼關失守金主急名花帽軍於山東冬十月塔坦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塔坦復取潼關自三門析津乘河氷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金主乃命平章政事胥鼎為大帥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間亦有為所破者惟燕南雄覇數州乃三關舊地塘濼深阻塔兵不能入金將張甫張進二人據

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又有遼東宣撫使蕭萬努者本遼人乘女真之亂自立為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代魏晉而有之塔坦不能破也然其人貪婪初無遠畧既破兩河赤地千里人煙斷絕燕京宮室雄麗為古今之冠亦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其所積貨財初無所用至以銀為馬槽金為酒甕大者重數千兩薩木哈所居至用金飾龍床足踏金杌子奢僭如此而徵督不已燕人患之金主珣南遷之後累

遣使詣塔坦求和雖未聽從而賂遺不輟特穆津憐其意欲許之而薩木哈耻於無功堅持不可特穆津謂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汝累年不能取盍遂捨之薩木哈不從遣人諭金主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而金之羣臣亦不從有言於珣願以死雪國耻者珣亦為之感憤也金人自阿古達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西河既為塔坦所擾山東畔之金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

益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兵端復起矣

冬十二月詔楊巨源李好義子孫各進一官

是歲兩浙江東西路旱蝗

嘉定九年丙子春正月乙丑賜呂祖謙謚

曰成

置馬軍司水軍

丙子命諸州招填軍籍

辛巳免和糴科糴

罷諸路旱蝗州縣和糴及四川關外科糴

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丙申雪

辛亥東西兩川地大震

三月乙卯又震甲子又震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丁卯又震壬申又震六月辛卯西川地震壬辰又震乙未又震黎州山崩十月癸亥又震甲子又震

三月丁丑詔舉監司
侍從臺諫兩省舉可為監司者各二人
夏四月戊戌秦州人唐進内附
進與其徒何進等引衆十萬來歸四川制置使董居
誼却之
五月癸酉太白晝見
六月戊申賑浙西水災
賑卹被水州縣寛其租税

秋七月詔邊縣官許起復

邊縣擇材不拘常法其餘並遵三年之制

九月甲申覈實水災

詔兩浙江東監司覈州縣被水最甚者蠲其租

冬十一月癸亥命利路備邊

以程彦暉攻圍鞏州廹近州界命利州副都統劉昌

祖移駐西河州以備之

十二月癸丑以宗學隸宗正寺

詳見七年八月癸卯

丁巳雪

再給諸軍雪寒錢

乙丑還天水軍

于舊天水縣置知軍以下官

是月真德秀論邊事

德秀為江東計度轉運副使附奏論邊事云臣至愚極陋蒙陛下選擢將漕江東朝夕之所盡心不過州

縣間常事未足仰報大恩今事有關於宗社之安危國家之休戚職有常守在臣雖不當言而其義則有可言者昔歐陽修以知制誥出為河北轉運使嘗請與聞兵事仁宗許之臣雖於修無能為役然臣亦由詞臣出使且以轉餉為職則邉陲利害臣敢避越職之罪畏縮不言臣竊見金人自失國南遷其勢日蹙比者塔坦與西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金人危迫之狀見於其詔所云近復傳聞敵兵攻圍都邑游

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辭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有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横叛者四起土傾魚爛厥徵具形括馬摟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僅博一餐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之四年甲午歲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乙巳歲是冬即入中原臣竊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所以自治其國與外禦強敵者亦宜以政宣為鑒夫以皇皇巨宋八

葉重光至於政宣盖太平極盛之日使朝廷之上知守成之惟艱無難之可畏惕焉戒懼以祈天永命為心親信仁賢修舉德政則國勢屹然有泰山磐石之固雖百女真其何能為不幸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刼遷我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禍未有若是之酷也今將戒前車之覆永神器之安其道非他願以政宣為鑒而已

臣嘗妄論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失君臣相教唯是宴安股肱不良萬事隳壞其在廣廷猶以為戒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内廷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自古總師必得老成重厚之人用師必有節制

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無禍者政宣之世灾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冐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為嘉祥變異為休徵此上不畏天戒其

失三也大舜之聖舍己從人成湯之德從諫弗咈自
昔末聞飾非遂過而不亡者政宣之際以言為諱張
根論征斂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
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太學
朱夢說以直言宦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
鉗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邺人言其失四也夫君
子在内其卦為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政宣用事之
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

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邪倖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抑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貫攸濫厠樞庭其翺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生即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尹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顓為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

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遏臣掩覆於外女真覘期大舉而大臣諱忌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敵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摇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嘆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為盜賊雖無外患亦必有蕭墻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惟

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隷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師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懦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産以蕞爾之鄭崎嶇强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産則曰大國之人

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為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它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唯恐無以

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土矣徒知狥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瑴結余覩為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乖宜其失十也今

陛下聖德清明萬無此失然臣獨怪一人憂勤恭儉無媿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叅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内事不敢盡言猶請為陛下深陳所以待

敵者臣觀塔坦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葢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虚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詞假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覬吾之所荅乎從之則要索亡饜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敵人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豫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

年來謀國不深惟長筭而一切幸安曩者敵在幽燕吾以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辭俟復燕山然後玉帛往來如故迺使大宋臣子拜敵讐於祖宗殿庭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為詞而諉曰漕渠乾涸使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子窮而歸我當示綏懷疆吏非人惟知拒卻固已絕中原之望甚者視為盜賊戮之

焚之上流制閫之臣明揭大榜來者即行勦殺西州總戎之師殺程彥暉一家骨肉於黑谷山秦隴之人莫不切齒召隣國之侮開邉鄙之隙結遺黎之怨逆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誤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漢昭烈有言事會之來寧有終極夫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應於後者猶可為所願朝廷毋再誤而已厥今庸人之論有二不曰敵未遽亡猶可倚為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

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敵之必亡無愚智俱知之臣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媮旦夕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令塔坦鴟張盡有河朔而楊劉羣盜又皆往往服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為江左茍安之計也或又以為安邉置所儲峙日豐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繒遺敵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

宜然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名侮而不足示
恩宣和之事是也倘不思自強其國而倚賂遺以幸
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而當
強大之魏若未易為力者然其君臣相與策勵遂能
挫曹公虎狼之敵晉氏東遷至岌岌也徒以將相有
人處分得所卒能破苻秦傾國之師今國家幅員萬
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於吳晉者而
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

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為少定則又帖然矣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禄以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决潰下流必無獨寧之理今荆淮以北數百里間干戈搶攘戎馬雜沓正如熊咆虎鬭僅在藩垣之外而或者乃曰無與吾事彼其中心實不謂然姑欲架漏目前攫取名器爵禄而去至於宗社生靈之憂則使陛下獨當之耳彼羣臣為

一身計可也陛下為人子孫任九廟之託奈何付安危於度外乎陛下誠欲尊國勢以弭外虞則政宣之十失必當懲近日之三誤必當戒庸人之論必當破自強之計必當立至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謀兼聽曲盡下情以収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有可為者若或上下悠悠養成深患機會浸失事變日殊臣實未知其所終也

嘉定十年丁丑春正月辛巳雷

癸巳雨土

乙未大風拔木

二月庚申地震

壬戌雪

夏四月丁未朔金人來侵

攻光州中渡鎮執榷場官盛允升殺之分兵畧樊城

翌日鄂州江陵府副都統王守中引兵拒之金遂分

兵圍棗陽光化

戊申圍棗陽軍光化軍

丙辰許李珏趙方便宜行事

珏江淮制置使方京湖制置使詔措置調遣仍聽便

宜

丁巳許董居誼便宜行事

居誼為四川制置使命酌量緩急便宜行事

辛酉王辛捷于安昌寨

辛為廬州鈐轄敗敵于光山縣之安昌寨殺其統軍

完顏掩隨州光化軍皆以捷聞

壬戌金人退

久雨

辛巳釋大理三衙臨安府杖以下囚蠲茶鹽賞錢

五月甲申親試舉人

賜吳潛以下五百二十有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癸卯趙方請下詔北伐

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

六月庚戌太白晝見

戊午詔厲將士

詔曰朕厲精更化一意息民豈不知機會可乘讎耻未復念甫伸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故寧咈廷紳進取之謀不忍絶使傳往來之好每示固存之義初無倖釁之心豈謂敵人遽忘大徳皇華之轡朝遣赤白之囊夕聞叛卒鴟張率作如林之旅饑𪾶烏合驅為取麥之師貪婪無厭僥倖嘗試宜神人之共憤亦覆

載所不容守將効忠開門而決戰兵民賈勇陷陣以爭先羣雄既殲殘黨自潰允賴蕩攘之力迄成綏靜之功然除戎當戒於不虞縱敵必貽於後患咨爾有衆永肩厥心毋忽其既退而懷苟安毋狃於屢勝而忘遠略屬炎蒸之在候念戎役之方勞雖摧枯拉朽之非難而執鋭被堅之不易視爾暴露如巳焚惔一朝背好誰實為之六月飭戎予非得巳諒深明曲直逆順之理其孰無激昂奮發之思師出無名彼既自

貽於顛沛兵應者勝爾宜共赴於事功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尚其聽命朕不食言　以黃榜募京西忠義人進討

辛未東川大水

癸酉太白經天

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不雨

戊辰釋諸路杖以下囚

甲申雅州蠻復寇邉

焚碉門寨遣官軍討之

庚子罷軍士涅刑

詔諸軍將佐有罪送屯駐州軍鞫之罷軍士涅刑

八月乙丑詔舉將帥

監司郡守各舉威勇才畧可任將帥者二人

冬十月久雨

乙巳朔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諸州杖以下囚

癸酉蠲三衙江上諸軍公私逋負錢

十一月丁丑大風

庚辰太白晝見

甲申賑貧民

詔浙東提舉司出米十萬石賑給貧民

戊戌太白經天

十二月戊申募民納粟補官

以軍興故

乙卯詔武舉人毋應文舉

癸亥金人侵四川

鳳翔副統軍完顔贇以步騎萬人侵四川戊辰迫湫池堡

巳巳陷天水軍

守臣黄炎孫遁去攻白環堡破之庚午迫黄牛堡據大散關

統制劉雄棄關遁金人據之

嘉定十一年戊寅春正月壬午李全率衆來歸

全即李鐵槍也本漣水縣弓手後充京東路忠義人

開禧邊事興戚拱嘗結之以焚漣水縣至是來歸詔

以為京東路總管

戊子金人圍皂郊堡

壬辰利州麻仲率忠義人焚秦州永寧寨　丁酉詔

四川忠義人立功其賞視官軍

乙未出度牒給軍費

以一千下四川

金兵攻隅茅關

興元都統李貴遁去官軍大潰

二月甲辰焚大散關

乙巳王大才馬蹶死于河池

丙午金兵陷皂郊

死者五萬人

丁未陷湫池堡

三月丁丑焚之

戊中圍隨州棗陽軍

游騎至漢上均州守臣應謙之棄城走

丙辰白虹貫日

梁昭祖焚金糧舟

昭祖為楚州鈐轄焚舟於大清河京東忠義副都統

沈鐸遣兵助之

三月戊子復皂郊

先是二月辛亥四川制置司招忠義人復皂郊至是利州統制王逸等率官軍及忠義人收復　巳丑沔州都統劉昌祖至皂郊

郭雄斬金將完顏贇

金副都統制完顏贇包長壽追去沔州軍士郭雄追斬贇首而還長壽僅以身免

辛卯官軍大潰於赤谷口

忠義十餘萬人出攻秦州官軍繼進至赤谷口王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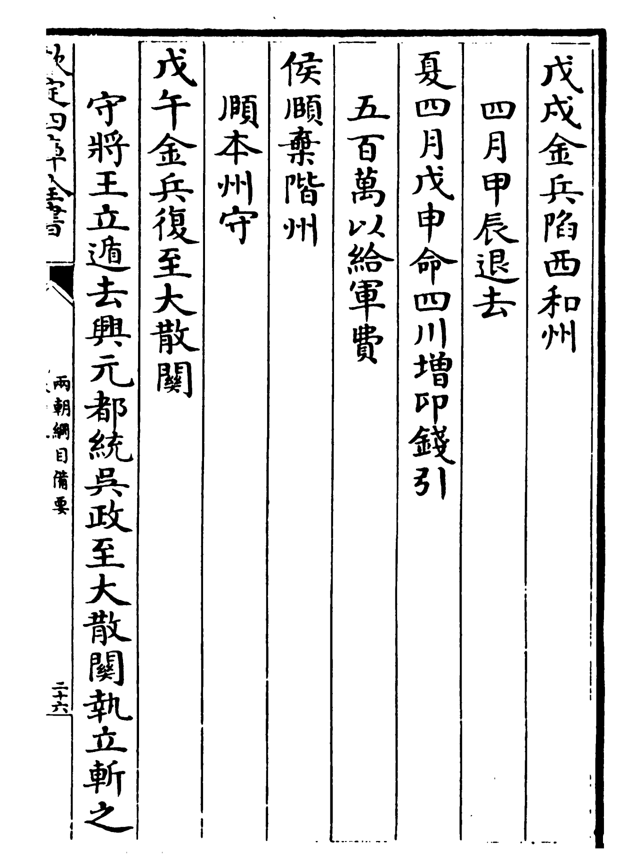
傳劉昌祖之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大潰

癸巳金復攻皂郊

包長壽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趨西河州丙申劉昌祖焚西河州而遁守臣楊克家棄城去昌祖又焚成州守臣羅仲甲亦棄城去四月戊申金人去成州

彭惟城等敗於泗州

惟城鎮江忠義統制



戊戌金兵陷西和州

四月甲辰退去

夏四月戊申命四川增印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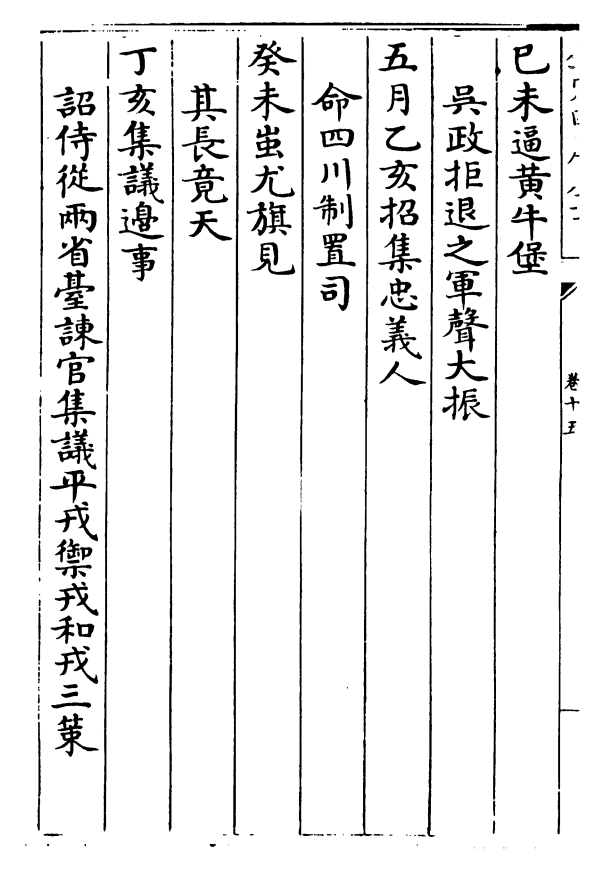
五百萬以給軍費

侯顒棄階州

顒本州守

戊午金兵復至大散關

守將王立遁去興元都統吳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



己未逼黄牛堡

吳政拒退之軍聲大振

五月乙亥招集忠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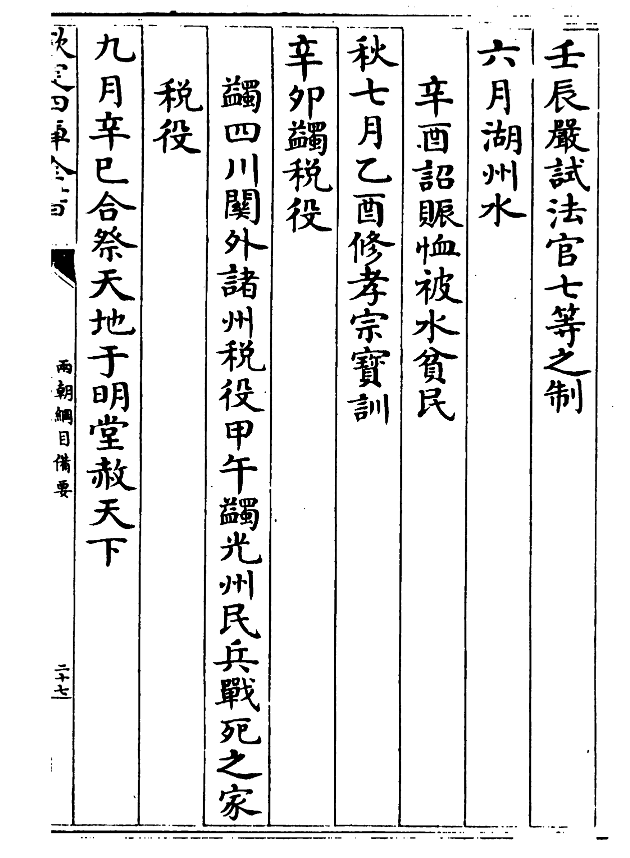
命四川制置司

癸未蚩尤旗見

其長竟天

丁亥集議邉事

詔侍從兩省臺諫官集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



壬辰嚴試法官七等之制

六月湖州水

辛酉詔賑恤被水貧民

秋七月乙酉修孝宗寶訓

辛卯蠲稅役

蠲四川關外諸州稅役甲午蠲光州民兵戰死之家稅役

九月辛巳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冬十月丙申進吳政等官

政與利州副都統張威各進三官

貶劉昌祖等

昌祖以焚城退遁罪奪五官韶州安置丙午羅仲甲以棄城罪奪三官常德府居住楊克家以棄城罪奪二官撫州居住

戊午大風

壬申金人攻黃口灘

屬安豐軍

是月陜西人張羽来歸

是歲諸路户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口二千八百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四十一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六

寧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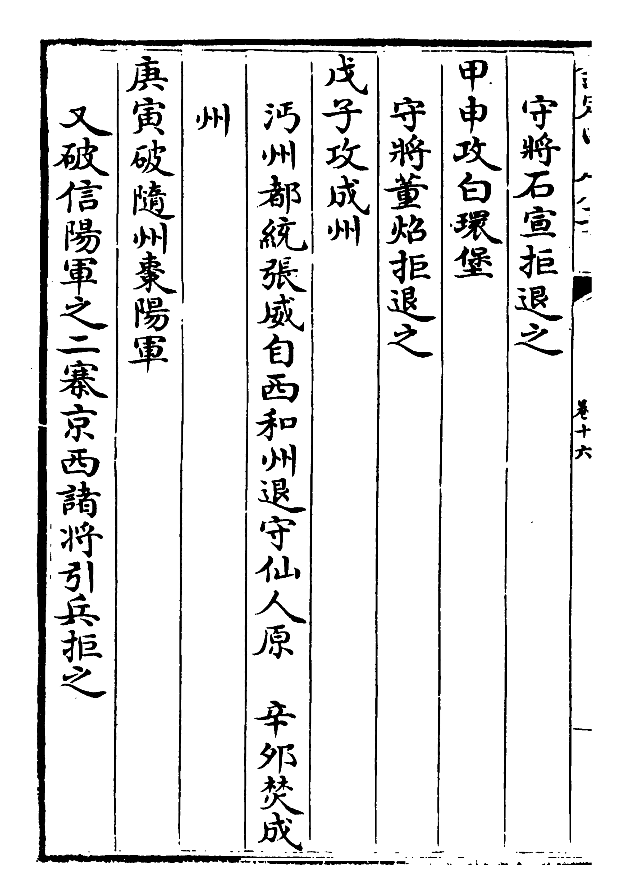
嘉定十二年己卯春正月戊辰朔召董居誼

自四川制置召赴行在奏事

聶子述為四川制置使

以新利州路安撫使除代董居誼也

庚辰金人攻湫池堡



守將石宣拒退之

甲申攻白環堡

守將董炤拒退之

戊子攻成州

沔州都統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原　辛卯焚成

州

庚寅破隨州棗陽軍

又破信陽軍之二寨京西諸將引兵拒之

辛卯逼西和州

守臣趙彦吶設伏待之敵人殲而還

攻安豐軍

建康都統許俊遣將拒之　癸巳金兵圍之

攻河池

守將張斌遁去

癸巳攻光化軍

破鄖山縣進逼均州

甲午陷鳳州

守臣雷雲棄城去金人屠其城

乙未吳政戰死於黄牛堡

金乘勝攻武休關二月癸卯破之興元都統李貴遁還

利路提刑權興元府事趙希昔棄城去案本紀作趙希皆

二月戊戌朔金兵破光山縣

太白晝見

壬寅圍棗陽軍

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扈再興救之不能進而還

戊申攻其城甲子始去

丁未陷興元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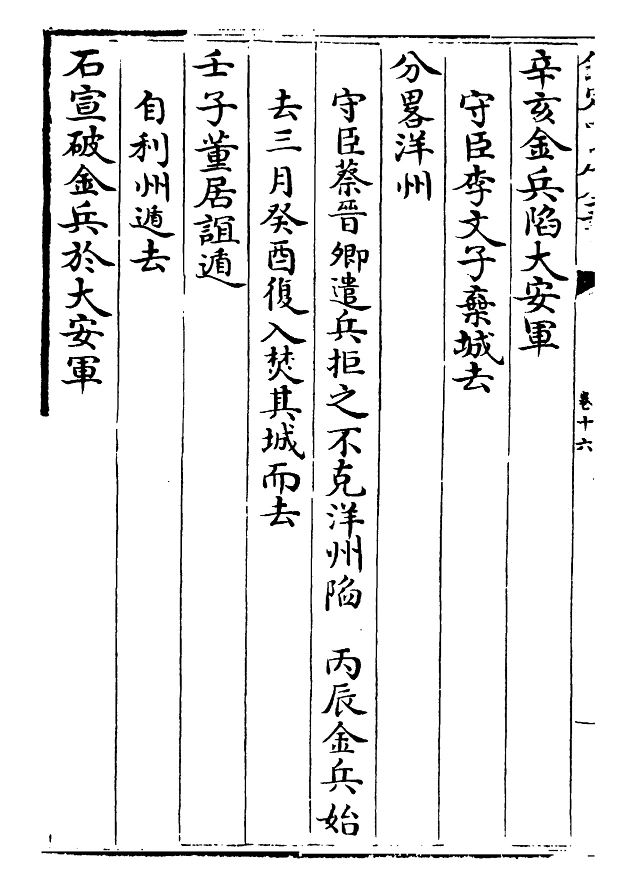
己酉遣殿前司軍防捍江西

凡八千人

庚戌曾從龍兼江淮宣撫使

除同知樞密院事

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



辛亥金兵陷大安軍

守臣李文子棄城去

分畧洋州

守臣蔡晉卿遣兵拒之不克洋州陷　丙辰金兵始

去三月癸酉復入焚其城而去

壬子董居誼遁

自利州遁去

石宣破金兵於大安軍

沔州都統張威遣統制石宣邀擊金兵大破之金將

巴圖魯安棄軍走為我師所獲敵聞之遂去

丁巳我師攻唐鄧州

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扈再興等引兵三萬餘人

分三道出攻唐鄧州隨州忠義軍劉世興等引兵攻

唐州　三月乙亥鄂州都統劉世榮會兵攻唐州

甲子罷董居誼召命

以其遁去故也四月癸巳落職奪三官七月丙申復

奪三官永州居住

乙丑夏人來議夾攻

利路安撫丁焴許之

三月己巳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

乙亥興元軍士權興等作亂犯巴州

守臣秦季槱棄城去

丁亥太白晝見

權興等降

甲午金兵退

自盱眙退師

閏三月己未竄雷雲

以其棄鳳州也追三官送梅州安置

辛酉贈吳政官

旌其死節也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壬戌詔撫諭四川官軍忠義人

癸亥興元軍士張福莫簡等作亂

以紅巾為號

是春金兵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

江淮制置使李珏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

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能進

金分兵畧邊

自光州趨黄州之麻城自濠州趨和州之玉磧案本紀作石磧自盱眙至滁州之全椒來安揚州之天長真州之

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皆閉敵遊騎數百至

東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京東總管李全自楚州忠義總轄李先案李先當作李先自漣水軍各引兵來援敵乃解去全追擊敗之于曹家莊獲其貴將或以為金主子壻云

夏四月庚午張福入利州

四川制置使聶子述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為所殺

丁丑掠閬州

丁亥掠果州

癸巳曾從龍罷鄭昭先兼參知政事

安丙為四川宣撫使

五月乙未朔呂聶子述

赴行在

張福廹遂寧府

潼川路轉運判官權府事程遇孫棄城去已亥入之

焚其城

丁酉降德音

降兩淮荆襄湖北利州路沿邊諸州雜犯罪囚釋流

以下仍蠲今年租稅

己亥太學生伏闕上書

何處恬等論工部尚書胡槼欲和金人請誅之以謝

天下

戊午張福入普州

守臣張已之棄城去　六月戊辰屯於普州之石山

癸亥詔舉文武才

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文武可用之才二三人

六月丙子太白晝見

辛巳又見

辛巳西川地震

乙酉張福就擒

先是五月甲寅四川宣撫司命沔州都統張威引兵捕張福庚午威引兵至茗山癸未福請降威執之以歸于宣撫司

丁亥金人招諭李全等

全不聽

辛巳太白經天

癸巳丁𤜵以書約夏夾攻

秋七月丙申張福伏誅

庚子張威生擒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以莫簡自

殺言于宣撫司紅巾賊悉平

癸亥李全至齊州

金知州王贇以城降

八月戊辰復合利州東西為一路

九月丙午罷江淮制置司置沿江淮東西制置司

寶文閣待制李大東為沿江制置使淮南轉運判官趙善湘為主管淮西制置司公事淮東提刑賈涉為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路軍馬

十二月克復州縣

壬申京東路帥司言克復京東河北二府九州四十

縣
乙亥築興元府城
丁丑雅州蠻入盧山縣
辛巳焚硐門寨邉丁大敗
己卯議取洮州不克
四川宣撫司遣兵取洮州詔諸將議出師招諭中原
豪傑官民勸以歸附乙酉會金人攻鳳州之長橋丁
亥宣撫司命罷洮州之師

己丑京湖制置司出師

遣統制扈再興等引兵六萬人分三道出境〈案本紀作二道〉

庚寅賞茗山捕賊功

嘉定十三年〈庚辰〉春正月我師攻鄧州唐州〈案是日為丁酉〉

扈再興引兵攻鄧州鄂州都統許因攻唐州不克而

還金追之遂冦樊城趙方督諸將拒之

己亥雅州蠻復掠盧山縣

遣兵討捕之至五月庚寅蠻乃降

戊午夏國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

三月辛卯雨土

丁巳黎州土丁叛

遣兵討捕之至七月丙辰四川宣撫司招降之

夏四月庚申朔招諭豪傑

淮東制置賈涉招諭山東兩河豪傑勸以來歸

戊戌玉牒成

史彌遠等上三祖下第七世宗藩慶系録皇帝玉牒

刋正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迹光宗皇帝玉牒

六月癸酉親試舉人

賜禮部奏名進士劉渭以下四百七十有五人及第

出身

安丙為少保

丙子加李全等官

全為左武衛大將軍

殺季先

除果州團練使漣水軍忠義副都統命赴樞密院奏

事未至殺之

秋七月戊戌以守臣空名告付邊郡

以京東河北諸州守臣空名告身付京東河北節制

司以待豪傑之來歸者

丙午任希夷兼參知政事

癸亥皇太子薨

謚曰景憲

八月壬申安丙遺夏人書定議夾攻

癸未宣撫司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引所部兵赴熈鞏州會夏人遂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勸以歸附

九月辛卯夏人引兵圍鞏且來趣師王仕信引兵發宕昌乙未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實引兵發下城戊戌四川宣撫司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副都統陳力（案宋史作陳立）出大散關興元統制田冐為宣撫司帳

前都統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統陳昱出上津已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庚子質俊等克來遠鎮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壬寅質俊自來遠鎮進攻定邊城金人來救俊等擊破之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與夏人會于鞏州城下丁巳攻城不克案本紀作丁未

甲申復海州

以將作監丞徐希稷知州事

盱眙將石珪叛入漣水軍

詔即以石珪為漣水軍忠義統轄

九月甲午太白晝見

庚戌金人掠皂郊堡我師失利

沔州統制董炤等與戰官軍大敗

壬子我師攻鞏州秦州不克遂退師

程信及夏人攻鞏州不能下信引兵趨秦州丙辰夏

人自安遠寨退師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

州夏人不從信遂自伏羌城引軍還諸將皆罷兵

冬十月戊寅誅王仕信

程信以宣撫司之命斬仕信于西和州

罷張威軍職

宣撫司怒其不進兵故

十一月甲午詔刋正皇帝日歷

從紹熙五年後刋正以削韓侂胄之矯誣也

庚戌大風

十二月戊午亦如之

壬子臨安火
十二月壬申石珪叛
以漣水忠義統轄叛歸于塔坦
癸未得寳璽
鎮江副都統翟興宗（案宋史作翟朝宗）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寳來獻
嘉定十四年（辛巳）春正月丙戌朔雪
釋杖以下囚

乙未雷地震

犒李全

以全自山東還出緡錢六萬為犒賜費

庚子立四川運米賞格

二月戊辰金兵圍光州

己巳克五關壬申治舟於團風弗克濟

圍黄州

分兵破諸縣

攻漢陽軍

自黃州分遣別將來　丁丑李全棄泗州遁還甲申

詔淮東京湖諸路應援淮西沿江制置司防守江面

權殿前司職事馮榯將兵救蘄黃榯不果行

三月丙戌朔我師再攻唐州

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不克再興尋引所

部移蘄州

丁亥金人陷黃州

淮西提刑知州事何大節棄城遁而死案宋元通鑑何大節誓以死守及城陷衆擁之登車自沉于江以死時議以大節寄于棄城不加褒贈此直以棄城遁走之罪歸之似未的實

庚寅李全自楚州引兵救淮西癸巳𢀸再興趨蘄州乙未詔荆湖制置司趣援蘄黄州

庚寅長星見

甲午太白晝見

已亥金人陷蘄州

知州事李誠之及其家人官屬皆死之

癸丑金師退我師追而敗之

扈再興邀擊敗之于天長鎮甲寅晦又敗之四月戊辰金渡淮而北李全遣兵擊敗之扈再興亦以捷聞

夏四月乙卯復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乙丑命任子簾試

於御史臺　十五年二月庚子罷之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壬辰上孝宗寶訓

史彌遠等上孝宗皇帝實訓皇帝會要　乙巳上慶元寛恤詔令詔頒之

丙申西川地震

六月甲寅朔沿江制置置副使於鄂州

丙寅立貴和為皇子

貴和即濟王也詔曰朕以眇躬嗣臨大統夙夜祇懼不敢荒寧荷天之休海内用乂而國嗣未建非所以

嚴社稷奉宗廟朕深念焉皇姪福州觀察使貴和沂
靖惠王之子猶朕之子也重厚英敏天稟夙成屬近
且賢聞于中外𣣋自朕志爰舉愍徽以昭立愛之義
夫計安天下强本為先親親賢賢厥有古始非朕所
得私也其立以為皇子改賜名竑是日以竑為寧武
軍節度使進封祁國公　丁卯以立皇子告于天地
宗廟社稷　丙子降京畿囚罪一等釋杖以下
乙亥與莒補秉義郎

即理宗皇帝也

辛巳大風

秋七月丁亥討論受寶禮

京東河北節制司言蒙國大將獻本朝皇帝恭膺天

命之寶詔禮官討論受寶禮儀以聞

辛丑趙方為京湖制置大使賈涉為淮東制置使

兼京東河北路節制使

丁未修光宗寶訓

八月癸丑趙方卒
乙卯賜史彌遠家廟
乙丑追封史浩為越王丙寅改謚忠定配享孝宗廟
庭
任希夷罷
壬戌宣繒同知樞密院事
甲子秉義郎與莒賜名
為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　戊寅除果州團練

使九月癸未立為沂靖惠王後明年五月己未遷邵
州防禦使

九月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冬十月癸丑復滄州

京東河北節制司言収復詔以趙澤為河北東路鈐
轄知州事　甲寅復以齊州為濟南府兖州為襲慶
府

丙寅夏人復趣會兵

以書來四川

庚午雷

十一月癸未詔左翼軍受泉州節制

左翼軍元隷殿司故　先是知泉州真德秀以劄子請于廟堂曰竊見左翼一軍屯駐泉南垂七十載官兵月糧衣賜大禮賞給及將校折酒等錢間遇出戍借請悉倚辦於本州招刺効用軍兵亦例從本州審驗若無一事不與州縣相關其實未嘗略有統攝故

於軍政全不與聞兵籍之虛實舟楫之有無器械之利鈍教閲之勤惰陞差之當否本州悉不之知夫以一軍數千人付之一統制官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帥司相去亦數百里軍政修廢無由考察故自十數年來爲統制者得以肆意掊克歛怨行伍教閲盡廢紀律蕩然州郡雖知其詳然不敢問葢緣彼此素無統攝平居無事未覩其害一旦有急如丁丑春尼院之灾守臣親出救撲將士偃然不肯用命必邀重賞而

後肯前今夏海寇陸梁本州措置收捕幸統戎得人軍律粗整且與州郡同心叶力故能俘獲群醜向使如前任賀清臣之愚愎其取敗也久矣竊見比年以來海盜不時出没米商舶賈間遭刧掠今夏一警尤為猖獗憑藉朝廷威德幸遂肅清近准帥憲司牒明台海界復有強寇正是整飭軍政之時其見具措置事宜申取朝廷指揮若本州與左翼軍不相統攝終恐别生矛盾無由集事伏望鈞慈俯賜詳酌照驗步

司出戍淮上體例令左翼軍聽本州守臣節制庶幾彼此一家平日有所施行可相評議緩急或有調發不至乖違實悠久之計尋降指揮如遇海道盜賊竊發許從本州調遣追捕續又申樞密院云昨嘗具申乞降指揮令左翼軍聽本州節制尋准省劄如遇海道盜賊竊發許本州守臣調遣收捕具敬已遵稟但有更合申明事節本軍兼控水陸若海道有警方許調遣萬一陸道或有緩急本州既難坐視若欲調兵

追捕又恐本軍以所降指揮止及海道為詞其合申
明一也又軍政修飭全在乎今若遇警急始許調發
而平居不考察有所未便其前所申利害竊已詳盡
國家施行若使軍無掊克朘削之害雖不俟州郡節
制固無不可其如廉介公勤之將未易多得殿司遥
在行都師憲亦相去數百里近而可以攷察者莫如
州郡又以元無統屬不敢過而問焉則軍政之廢壞
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數十年來士卒不復如向時

之精鋭舟船器械不復如向時之整備正以主將多非其人而又無從旁督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貪饕掊克之私士卒平時未嘗有一日温飽之適怨氣滿腹無所告訴設有緩急欲其捐軀効命難矣故為一戍將之私計則以受節制於本州為非便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則以聽節制於本州為至便朝廷之上將為一戍將之私計乎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乎況戍將之公廉無私者亦自以本州節制為便如今統制

楊武翼俊是也其昨申請之時俊嘗與聞頗以為喜蓋其置軍于此事力寡弱凡百非州郡之扶助有所不可若或受本州之節制則用度之窘缺可以借兌出師之糧餉教閲之犒賞可以仰給其有勞効可藉本州之保明其有利病可望本州之申述蓋州郡與本軍合為一體凡事相為援助則在本軍為力也易州郡本軍各為一家凡事不相左右則在本軍為力也難且如去歲海寇之警用力追捕雖將士之力然

非本州一一應副則本軍雖欲進前討捕有不可得方其出軍之時本州給以糧餉犒以酒肉日接于道而又合民船以助其勢雇水手以助其用調度百出郡之老吏竊遂私議以為捕寇之事本州從來只是移文督責何須枉費官錢蓋其習熟見聞如此今若仍前不相縻屬自今或有緩急彼雖聽州郡調遣然初無節制之柄必不督之向前州郡既無節制亦必具文行移必不肯資以費用借使統戎得人猶恐未

能獨辨其事況一有庸謬之人濫居其選既無州郡督責又無州郡應副豈復肯盡心竭力以收捕盜賊為己責乎其合申明二也聞昨來議者以殿司大軍不應聽外郡節制是致朝廷未蒙聽許竊照殿司官兵之戍淮上者雖小小軍壘皆許節制借曰淮上係是邊面捍禦壯敵不得不然本軍控扼海道捍禦海寇亦非閑慢去處又許浦係御前水軍置副都統制近因浙西提刑申請尚許提刑司節制況左翼止差

統制官其海道利害又與浙西無異其自准回降即欲再陳慮涉招權之嫌是以不敢今受代在數日間竊念朝廷置此一軍關係甚重若欲軍政常常修舉非付州郡以節制之權終有所不可且將去而言尤無所嫌用敢再申前請伏望朝廷檢照其去年八月內劄子所申事理早賜施行實悠久之利伏候指揮小貼云某今來所請係欲扶助軍政非欲侵撓事權如蒙朝廷以為可行即乞明降約束不許干預軍中

錢物差借人兵及率意擅自陞差將佐其統制官與州郡往來素用賓主之禮亦合並仍其舊不得輒有改更庶幾彼此相安可以協濟國事併候指揮公既離任乃得占左翼軍聽泉州守臣節制

己亥安丙薨

己酉詔以來年元日受寶

詔曰朕以付託之重顧瞻中土怛然于懷惟知修德勝威夙夜黽勉迺者山東河北連城慕義殊方効順

肅奉玉寶來獻于京質理溫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稽之圖冊昼載燦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同今殘敵浸微羣心丕應先朝之寶復還非皇穹之眷方隆列聖之靈有屬豈伊涼德乃克臻此書不云乎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來年元日受寶于大慶殿閏月丙午奉安寶璽于天章閣命近臣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是月京東安撫張林叛

以京東諸郡降于塔坦

塔坦使来

遣格根齊遜等來計事

十二月庚申鄭昭先罷

閏十二月辛巳朔宣繒兼參知政事俞應符兼權參知

政事

戊申殺華岳

岳為殿前司同正將以謀為變殺之

是歲賑諸州水旱

浙東江西福建諸州旱沔成階利水詔賑之

嘉定十五年壬午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

十月命有司裒集受寶本末為書藏于秘閣

癸丑立李誠之廟

於蘄州旌死節也　甲寅褒贈蘄州死事官吏官其

子孫有差　四月丙午詔蘄州毋納今年租賦

丁巳詔撫諭山東河北

軍民將帥官吏

赦天下

以受寶故也監司郡守上表稱賀文武官各進秩一

等大犒諸軍

甲戌陞鄂州武昌縣為軍

名壽昌軍

三月丁巳賑江西旱傷

詔本路提舉司賑恤旱傷州縣

夏五月庚戌太白晝見

甲寅禁州縣匿囚

先是監司至所部慮囚州縣多以罪囚移徙他所至

是有詔令劾之

丁巳加封皇子

祁國公竑進封濟國公　己未皇姪貴誠遷邵州防

禦使

壬戌叛將張林適

知濟南府种贇等攻林於青州林遁去

己巳修孝宗經武要略

六月辛卯俞應符薨

秋七月甲子詔條畫營田

江淮荆襄四川制置監司條畫來上

八月己卯議義役

命戶部詳議

辛卯詔文武官毋得歸宗

著為令

甲午彗出氐

九月辛亥宣繒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賜

出身簽書樞密院事

癸丑雷大雨雹

壬戌彗見

辛未太白晝見

冬十月丙午犒忠義人

以收復京東州軍犒賞有差

十一月戊午降德音

于京東河北路罪無輕重皆除之

十二月乙亥朔賑臨安民

出米五萬石賑濟臨安府貧民　丙午以雪寒釋京

畿及兩浙諸州杖以下囚

丁亥李全建節為京東鎮撫副使

除保寧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　是歲諸路户

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三百一十口二千八百三
十二萬五千七十
嘉定十六年癸未春正月戊申嚴贓吏法
詔命官犯贓毋免約法
己酉皇子竑生
二月戊戌甍追封邳王謚曰冲美
丁巳雷
辛酉賑山東流民

命淮東制置司賑濟
二月戊午雨土
三月戊申張林所部邢德來歸
京東河北路鎮撫節制大使司以為言詔邢德進二官復以為京東東路副總管
丁卯賑道州饑
詔以五萬二千五百石賑之
夏五月戊申親試舉人

賜禮部奏名進士蔣重珍等五百四十有九人及第

出身有差

六月壬午賈涉卒

丁酉程卓薨

秋八月辛巳詔州縣經界毋增絹興稅額

癸未申嚴舶船銅錢禁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乙巳賑江淮水災

詔江淮諸司賑恤被水貧民
乙卯雷
冬十一月辛亥賑太平州水災
州言大水詔賑恤之
十二月辛巳募民入米補官
命淮東西總領及沿江被水州募江西湖南民入米
補官
壬辰雷

嘉定十七年甲申春正月戊戌朔錄程頤後

癸亥命提督營屯田

命淮東西湖北路轉運司提督

二月癸巳蠲台州逋賦

十萬緡有奇

甲午賑貧民

命臨安府賑糶

三月癸丑雪

是月金來侵
廼西和州尋引兵還
夏四月辛卯賑廬州饑
詔本州賑糶
乙未犒李全等軍
賜李全彭義斌錢三十萬緡為犒賞戰士費
五月戊戌覈兵籍
詔覈實兩淮京湖四川江上諸軍之數

六月丁卯朔太白晝見經天

辛未皇孫銓生

八月癸未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尋薨

癸酉貶尚震午

震午知西和州坐寇至謀遁奪三官送岳州居住宋

史五行志是年四月丁卯西和州火焚軍壘及民居二千餘家守臣尚震午誤以為金人至而遁則前所謂金人廹西和州者蓋即震午掩飾之詞史官承而書之未經刋削耳

壬辰蘇椿等來歸

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大使司言大名府蘇椿等舉城
來歸詔悉補官即以其州授之
丁酉賑福建水災案丁酉為七月朔
命本路監司賑恤被水貧民
八月乙亥罷通州天賜鹽場
丙戌上不豫
閏八月乙未朔嚴輸茴過取禁
申嚴兩浙諸州

丙申詔立皇姪貴誠為皇子更今名

瀛國公竑立為皇子既四年儲位尚虛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德譽日聞上屬意久之壬辰召宰執入禁中趣定大議至是降詔曰朕以涼菲獲承休緒念國嗣之未建嘗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為子矣審觀熟慮猶以本支未强為憂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亦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也聰明天賦學問日新既親且賢朕意所屬俾併立焉深長之思蓋欲為異日

無窮之計也其以貴誠改賜名昀又詔皇子檢校少保武寧軍節度使濟國公竑開府儀同三司判寧國府進封濟陽郡王皇子邵州防禦使昀為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

赦天下

以帝服藥故

丁酉帝崩

于福寧殿年五十七明年改元寶慶正月己丑謚曰

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寧宗三月癸酉權攢于會稽之永茂陵三年九月加今謚按宋史寶慶二年追上寧宗徽號曰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此作三年誤又此書卷首疑本冠以全謚故此文畧而不書今本無之已為後人刪節耳帝慈仁恭儉出於自然蚤親師儒留意問學黃裳在王府五年輔導尤為有力自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以及三代漢唐治亂得失之數本朝制度典章人才議論之要莫不為帝言隨事獻規率多補益帝嘗曰黃翊善之言亦難堪惟我則能受之彭龜

年性鯁直有聞必告帝亦未嘗不從也即位之日首名朱熹于長沙以備勸講因議置講讀官十員各專一書不以雙隻日必二講又復坐講之制皆前所未有也趙汝愚當國方欲引衆共政未兩月而衆卒帝始無所親倚韓侂胄以導達中外之言浸用事熹龜年既以論侂胄而退貴戚吴琚謂人曰上初無堅留侂胄之意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時臺諫皆其支黨執政大臣又有與之表裏者卒稔其惡以底

大侈開禧用兵帝心弗善也侂胄死諭大臣曰恢復
豈非美事但不量力聖意可知矣在位三十年池臺
苑囿無所增置府庫之財未嘗妄費袴屣雖弊或加
補濯愛民之心始終弗替一遇水旱憂見顏色御衆
臨下舉從寛簡故兵驕以世將據蜀不勞斧鉞而授
首江淮湖嶺之區寇盜或作旋即底定皆履信思順
之所致也升遐之日遠邇哀慕昔先民邵雍言本朝
之盛前代不及者有五而百年四葉居其一焉中興

四葉享國九十有八年上視先朝同一軌轍深仁厚
澤浹于海隅垂裕後昆有衍無極嗚呼美矣
皇子成國公昀以遺詔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垂
簾聽政